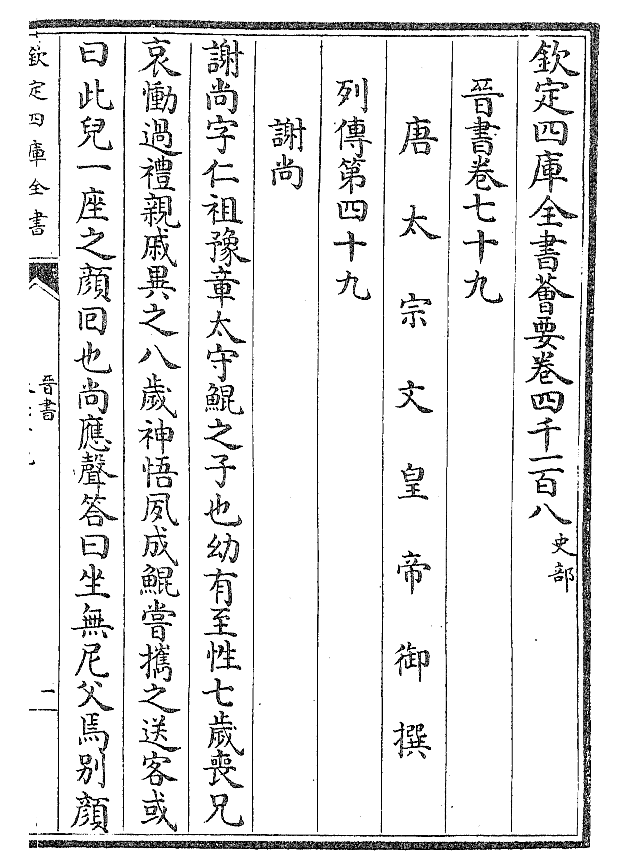
#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八 史部

晉書卷七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甞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

回席賔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温嶠弔之尚
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竒之及
長開率穎秀辨悟絶倫脱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衣
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
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
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
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
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

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絶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兹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况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慼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

非所求之吉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慼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黄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

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黄散
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為南中郎將餘
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
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
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温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
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
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為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
后臨朝即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為建威將軍初尚之行

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巳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

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軺車鼓吹戍石頭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為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

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祐繼鯤後

## 謝安

安子琰　琰子混　安弟萬
萬弟石　安兄奕　奕子玄
石兄子朗　弟子邈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

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

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去伯夷何遠甞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悦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

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温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頗甞見我有如此客不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

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
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
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
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
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
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
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
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

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甞以安所作簡文帝諡議以示坐賔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喈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輙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

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
不守樊鄧陷没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
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
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
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
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
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
宮室毁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

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
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
萬幾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
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絶求晉初佐命功臣
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
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
假節時苻堅强盛彊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
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别墅安常棊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

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沖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荆州改

桓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

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

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勲更

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斆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

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勲熙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勲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為柴桑侯邑千户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冊到姑孰元熙中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澹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

轉祕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為輔國将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勳封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将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将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為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

時為僕射猶以前憾綏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轀輬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為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為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尩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為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

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為武備將帥皆諫曰强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衂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叅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鋭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

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跨馬而出
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
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絶琰至千
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
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
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
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歴
驃騎叅軍峻以琰勲封建昌侯及没於賊詔贈肇散騎

常侍峻散騎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襲父

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畆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歴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為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為

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兖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玄

泉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玄字幼度少頴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

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郄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将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将軍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為形援襄陽既没堅将彭超攻龍驤将軍戴逯於彭城玄率東

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遂
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没水潛行將趣
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
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
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
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
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
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

安之游擊将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内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内史毛藻没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偽将都督顔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偽将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逯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条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

戌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
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
百萬而凉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
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
詔以玄為前鋒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
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
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
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

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偽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

伊等以精鋭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駞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衅會以玄為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

逕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兖州刺史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兾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顔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

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
丕告飢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
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兖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兖青司
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
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
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
春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
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内藩朝廷朝議以征

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為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

冀有毫氂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
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
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
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
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
壽此誠以形于文旨達於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
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
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夭昏哀毒

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懐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蹙境為耻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執徇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

良動與釁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苟先疾既動便至委篤
陛下體臣疾重使還藩准側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
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沉
頓有增無損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
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復
接寧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為寒心臣之
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
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

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覲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己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為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

於戾土慺慺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将軍會稽内史時呉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興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将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瑍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瑍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瑍

琅邪得不生靈運逺永熙中為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逯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略逵厲操東山而逯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逯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儁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

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
歸嘗與蔡系送客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
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
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
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
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
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
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

侯凝君侯信自凝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条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説直以如意

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旣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為庶人後復以為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為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彦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為黄門郎武昌

太守恩三子曜弘徽皆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凈道子歎

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强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勲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謡云誰謂爾堅石打

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

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勲遂居清顯而聚歛無饜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沖以子明慧嗣為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暠

嗣宋受禪國除

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骾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邈後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賊胡桀郜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妬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絶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

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

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

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

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閫

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

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

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襲朱

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衎而清羣寇宸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

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曰微纇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沉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情惟一丘琰邈忠壯奕萬虛放為龍為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剋翦凶渠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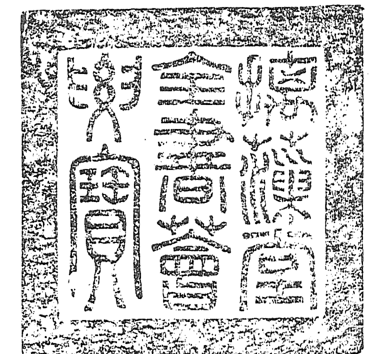
清中寓

晉書卷七十九

晉書卷七十九考證

謝安傳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文選曹植樂府四首其一為箜篌引五言曇所誦是也存文選作在

晉書卷七十九考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壁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八十
八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晉書卷八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徽之子楨之 徽之弟操之 獻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

客未暾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

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名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

美政不若豁然開懐當知萬物之情也義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懐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

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内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内外和因以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懐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顧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

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虚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

自長江以外覊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

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顧
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
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剥遺黎刑徒竟路殆同
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
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
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
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
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内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

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今外不寧内憂以深古之
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
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
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
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
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
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黄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
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

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

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厠大臣末行豈可

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

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

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

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

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

蹔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

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頼矣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

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

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洫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

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絶没家户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絶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歳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歳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

絶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絶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

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

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閒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

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甞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甞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

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郄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忘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

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灑埽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賔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内懐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

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之㕘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

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偏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别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朝廷以

其誓若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
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
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
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
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徉狂或汚身穢跡
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
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
弱孫游觀其閒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

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
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
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
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
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
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
為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
俯同羣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

乃爲遠耳顧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内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

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

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

之賞并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黄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巳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絶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𤣥為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摽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

俱詣謝安二兒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甞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隷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甞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

桓溫甞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甞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賔友而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

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勲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

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彊獯消殄
功勲既融投戟高讓且服事先帝肴隆布衣陛下踐阼
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纒
綣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
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猷之遇疾家人
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
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
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

憲無子以兄子静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隷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袠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静不慕仕進未弱冠甞造郭璞為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

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絶世務以尋僊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一

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别又著詩十二首論神僊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僊人芝草左玄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

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逈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

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秃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轂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卷八十

晉書卷八十考證

王羲之傳吾素自無廊廟志○監本脫志字今增

恒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監本脫損字今增

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監本脫許字今從閣本增

王獻之傳嶶之遽走不遑取履○監本脫不遑二字今從閣本增

晉書卷八十考證

晉書卷八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一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

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懇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内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刺州遥舉董聯為秀才建寧功曹周悅

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為平夷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為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為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嶲

太守李釗為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為越嶲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因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

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為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為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為徐州豹為司

馬素易豹至是遜為豫州而豹為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遜甚愧之是時泰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内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泰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兖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鴦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懦頓兵下邳不敢前豹

欲進軍鑒固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勑豹鑒以時進討鑒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阸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

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為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進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為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時石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豹輜重於檀丘將軍留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既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

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為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為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内撫將士外懷諸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

羊鑒

兄子喬字元子散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喬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字景期泰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兖徐二州刺史鑒為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為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即位豫討蘇峻以功封

豐城縣侯徙光禄勲卒

劉肙

劉肙字承肙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閒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肙表為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肙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

軍杖精鋭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蕢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強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吏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危寧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肩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右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

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肩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為丞相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肩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季龍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肩交甚欽貴之請為右司馬肩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士

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㣧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内肅然咸和初為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溫嶠率衆而下留㣧等守湓口事平以勲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為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㣧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㣧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㣧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

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胷以侈忲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内患恱曰聞溫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胷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胷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胷官書始下而胷為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至黄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　族子伊

桓宣譙國銍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為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為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即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為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

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柰何打破又曰卿能保頭不

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又阻兵固守歲餘遐攻平

殺之而雅據譙城遐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

百助遐遐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

為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

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遐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為援前

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勲可立富貴可保

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

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
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遜少日雅便自詣遜遜遣
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
自守遜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即斬異巳者遂出降
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含又遣宣率衆救遜未至而賊
退遜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
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
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强胡未滅將戮力以討之而與峻

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覇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欲襲湓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溫嶠嶠以戎爲參軍賊平宣居于武昌戎復爲劉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

於宣宣偽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詡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為掾上宣為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

曲立義成郡宣招懐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
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
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為次於
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為荆
州將謀北伐以宣為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
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
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為地窟攻
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

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為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羆軍次丹水為賊所敗翼怒貶宣為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為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

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格簡率為王濛劉惔所知頻參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强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埸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鑒張

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

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即欲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筝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

乃勑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刋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

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為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
不登今餘户有五萬六千宜幷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
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
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
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初伊
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
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
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令六合

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絶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懐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内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

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為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灄口侗與同輩郴寶布興合衆討之不剋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侗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别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灄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侗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為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荆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侗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既平侗以

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

陣侃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
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侃追
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
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侃為督護討聲聲
衆雖少侃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侃外許之及聲去
侃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
飲食侃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進皆死戰侃軍人
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侃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

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晋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龔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内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為荆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滇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

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内或請皮其面以

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既入賊舉鋋摘伺伺逆接得鋋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雋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

付汝乃還甑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曽相持累戰甑山下
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甑山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璩　宗人德祖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王敦以為臨湘令敦卒為
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
懐疑不從嶠屢說不能廻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
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
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

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詵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為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人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勲上為廬江太守約遣祖渙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

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為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杖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陶侃溫嶠未能

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説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

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鬭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鬭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户庾亮西鎮請為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愆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

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人來寇張貉渡二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勳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

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為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為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為輔弼乃以穆之為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于瓚戴羲

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燾等共平之桓溫代翼復取為參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潁川太守隨溫平洛入關溫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為建安侯復為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暐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

官如故袁真以壽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荆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城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内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為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

之就上明受桓沖節度沖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沖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為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謚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球璠瑾瑗璩最知名

璩字叔連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為參軍尋遭父憂服闋

為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為參軍轉安子
琰征虜司馬淮淝之役苻堅迸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
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
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
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
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
户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
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

征虜將軍及桓𤣥簒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𤣥使不受命𤣥以桓希為梁州刺史王异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𤣥罪狀遣巴東太守栁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于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懇亮自桓𤣥之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

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修之時
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
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
振復攻没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
等皆病約之詣振偽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
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
放之為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
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于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

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勳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為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為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

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叅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僰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熙中時延祖為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

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户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竇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為輩而人物不及也瑾子脩之頻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為安西司馬没于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宫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

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旣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禄勲四子潭泰邃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邃俱為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勲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旣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

隙及元顯敗泰時為冠軍將軍堂邑泰山二郡太守邃
為游擊將軍遁為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
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毆辱俄並為玄所殺惟遁被徙
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没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
南渡皆有武幹荆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為建武將軍
始平太守又從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為參軍
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

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為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第二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為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

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為魏所没德祖次弟嶷嶷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没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為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

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為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為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為塢主以寇抄為事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為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為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

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絶不可因亂為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郄鑒以郭默為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

掩襲遐營迭等迸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為亂遐妻止之不從乃竊起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　子遐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為嶽後

竟改名為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為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蠶後遇赦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導命為從事中郎後復為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守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前後勳封宜城縣伯咸

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遐嗣

遐字應遠勇力絶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為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為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劒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

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

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為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為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兖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為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兖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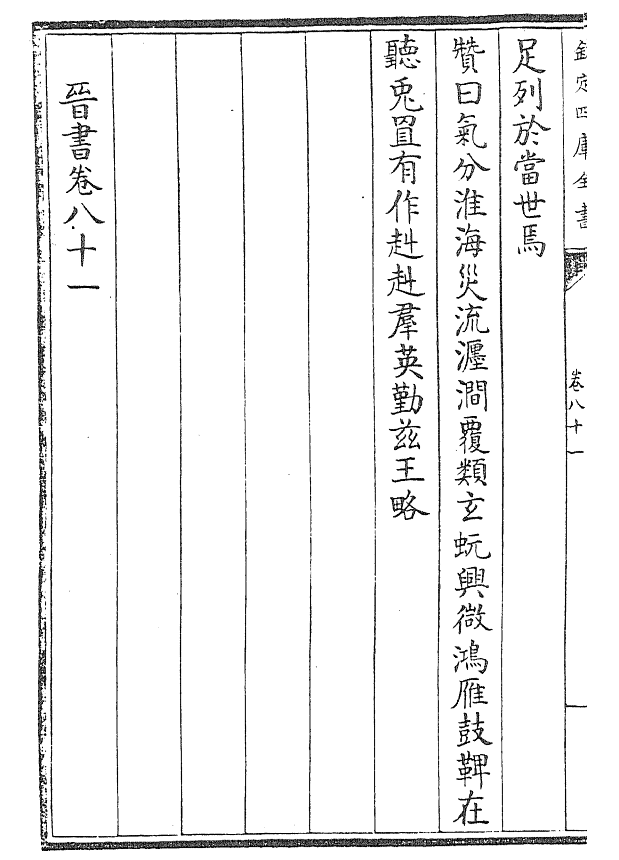
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

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郤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内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

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兖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潁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隷序序又表求故荆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

北濟與永偽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陜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懐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為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羌校尉竇衝欲

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
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
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勳散走序以老病累表
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輙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
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薦臻外虞不息經略
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胥服勤於
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騖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





足列於當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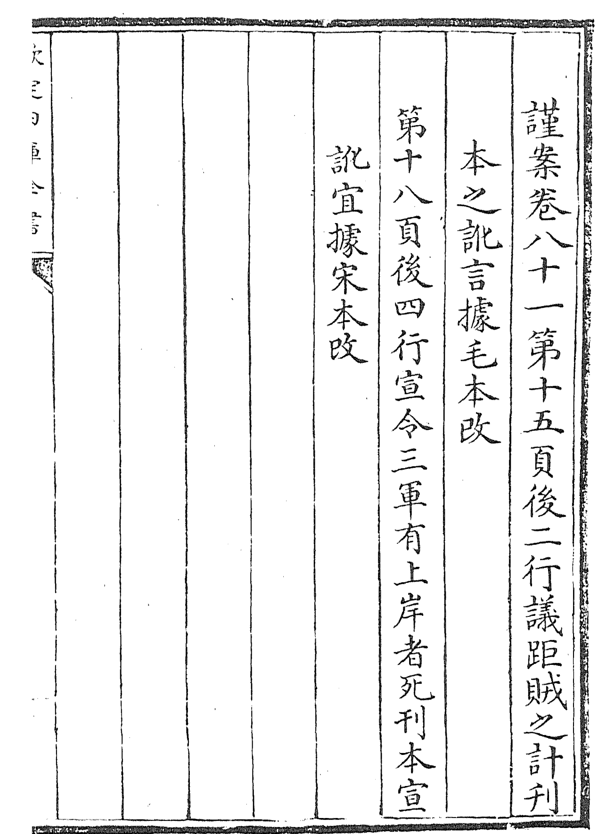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瀍澗覆類玄蚖興微鴻雁鼓鞞在聽兎罝有作赳赳羣英勤兹王略

晉書卷八十一

晉書卷八十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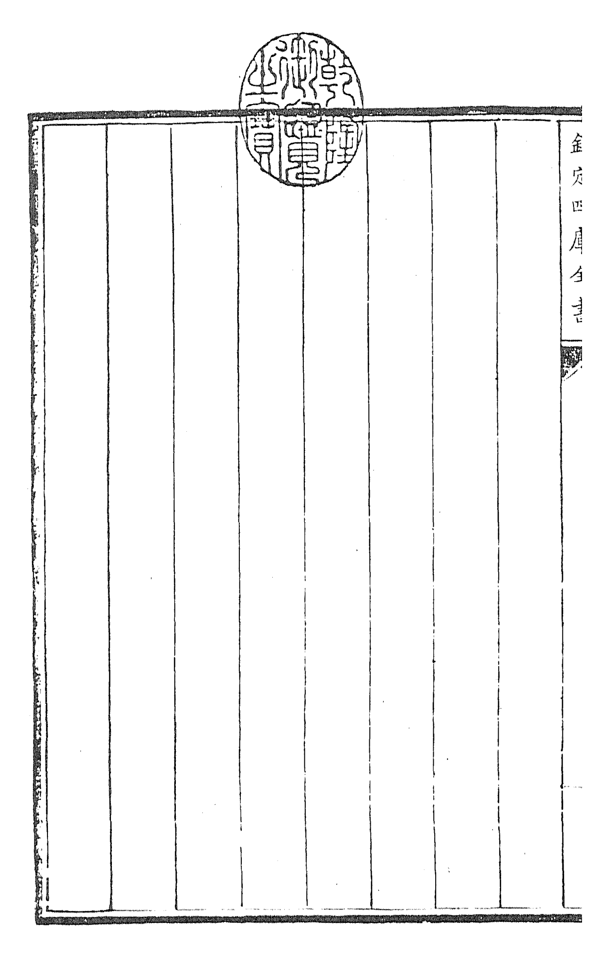
毛璩傳俄而李之述等皆病○等各本誤之按上文云征虜將軍甄季之建平太守羅述不應作述之也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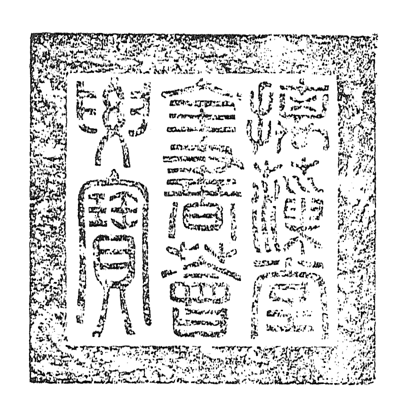
晉書卷八十一考證




謹案卷八十一第十五頁後二行議距賊之計刊本之訛言據毛本改

第十八頁後四行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刊本宣訛宜據宋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孫起鵬